

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的编撰层次*

——从“今”的有效时间入手

葛洲子

内容摘要: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中具有明确时间指向的含“今”文字,分为“今督”“今收管”“今领(管)县”三类。三类含“今”文字成立的有效时间分别是贞观十三年至永徽元年(639-650)、上元二年九月至广德元年七月(761-763)、景福二年至唐末(893-约907)。据此可知,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文本乃复合而成,且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史臣的递修。每次修撰时,后代史臣未对前代史臣撰写的文字进行彻底改写,以致今所见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文本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修撰信息。

关键词: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 “今督” “今收管” “今领(管)县”

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“《旧唐书》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”^①的论断已为学界公认。其在另一部学术札记《陔馀丛考》中,还有一相近论断:“《旧唐书》多国史原文。”^②赵翼举出唐绍传、徐有功传、泽王上金传中称玄宗为“今上”,窦威传、郭元振传称开元时为“今”,陈少游传、曲环传称德宗为“上”,称此皆《旧唐书》列传承用国史之明证^③。当然,《旧唐书》抄掇唐代旧史而在文本中保留“今”的痕迹,不仅见于列传,也见于志书。在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(以下简称“《旧志》”)中,“今”的字样即屡见不鲜。有学者已经注意到《旧志》中这一现象,对《旧志》“今督”“今领县”的年份进行辨析,详见下文。

事实上,《旧志》中含“今”文字不止“今督”“今领县”两种。这类含“今”

* 本文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“念海史学”科研项目基金资助,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魏晋隋唐交通与文学图考”(18ZDA247)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“五代北宋时期禅宗传法的空间扩展”(19XJC730001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 赵翼著,王树民校证: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卷十六“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”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345-349页。

② 赵翼:《陔馀丛考》卷十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85-186页。

③ 黄永年:《唐史史料学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年,第10页。

字文本记载大多是关于治所迁移的表述,尽管数量庞大,却难以明确系年。究其原因,一是缺乏明确的时间断限。比如关于“京师”记述为“秦之咸阳,汉之长安也。隋开皇二年,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,今京师是也”^①,所指自是京兆府境内长安城。然“京师”本指天子居处^②,从严格意义上说,除长安城外还包括皇帝居住过的其他都城(如洛阳)^③。“今京师”的说法若要成立,须剔除皇帝居于其他都城的时间。不过考察皇帝驻蹕各府州的时间后,我们发现长安城作为“今京师”在唐代绝大多数时候都成立。

二是时间跨度大,不成系统。比如丹州领县中的云岩和汾川分别于咸亨四年(673)和开元二十二年(734)移治,而表述却统一为“移治今所”或“移于今所”^④。换言之,咸亨四年和开元二十二年之后直至唐末的时间段,均是云岩和汾川移治“今所”成立的时间范畴。两者移治“今所”间隔61年,在有唐一代近300年内难言属于同一时间层面所发生的事情,并且是否为同一时期史臣的手笔也需打上问号。

职是之故,治所发生迁移后史臣记载的“今”貌,往往缺乏精确的时间指向。不过,《旧志》中其他含“今”文字,却提示有较为明确的政区“今”貌有效时间。笔者对《旧志》中涉及“今”字的文本进行条析后,发现其中带有有效时间提示的文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。

一、“今督”

《旧志》中第一类带有“今”字的文本为“今督”,共计7条。

岑仲勉《〈括地志序略〉新诠》指出《旧志》“今督”乃径抄《括地志》原文,故“今”即《括地志》断限贞观十三年,但未详细考证这一结论^⑤。严耕望在

①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1394页。

②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九年》:“京师者何?天子之居也。”(何休解诂,徐彦疏,刁小龙整理: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五《桓公第五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65页)长孙无忌在引用经典证明圜丘祭祀和南郊祭祀一致时,引入了以下观点:“犹王城、京师,异名同实,符合经典,其义甚明。”(杜佑撰,王文锦等点校:《通典》卷四三《礼三·沿革三·吉礼二》,中华书局,1988年,第1194页;并见于《旧唐书》卷二一《礼仪志一》,第824页)最后“诏从之”,说明从高宗到群臣,均认可此说。

③《旧唐书》卷九九《张九龄传》载开元二十二年,“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、契丹败衄,执送京师,请行朝典”(第3099页),文中“京师”即指洛阳。

④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02页。

⑤岑仲勉:《〈括地志序略〉新诠》,原刊中山大学《史学专刊》第一卷第一期,1935年。今据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519-561页。

此基础上对《旧志》中含有“今督”文字凡七条(卷三九“代州”“营州”、卷四〇“黔州”“兰州”、卷四一“广州”“桂州”“安南都督府”)进行考证,据七条前后文推出“今督”上、下时限分别为贞观十三年和永徽元年,“正是《括地志》编纂之时代,非《旧志》编纂时代之‘今’也”,认为“大约《旧志》编者抄袭《括地志》原文,未加润饰”^①。严氏之说似乎进一步坐实岑氏“今督”文字径抄《括地志》原文的观点。

从严氏考证出7个都督府“今督X州”成立时间来看,《旧志》“今督”文字可与《旧志》总序中“至(贞观)十三年定簿”相呼应;从7个都督府“今督X州”的督州数量与州名来看,《旧志》“今督”的情况也确与贞观十三年的行政地理相符合^②。唯岑、严二氏说《旧志》“今督”文字出于《括地志》,或与史实有违。

李泰主持编纂的《括地志》据考断限在贞观十三年,《旧志》“旧领”资料系年亦在贞观十三年左右^③。资料断限与性质上的接近,自然容易使人相信两种资料存在传抄关系。不过,《括地志》约在南宋时亡佚,今仅有几种辑佚本流传。诸种辑本不仅存在漏误情况,而且辑佚所得难言确属《括地志》原文^④。因此,前人认为《旧志》贞观十三年前部分内容抄录自《括地志》,其实是一种假说。幸而东京大学藏《括地志》残卷的发现,为一窥《括地志》原貌

①严耕望:《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》,《唐史研究丛稿》,新亚研究所,1969年,第243-244页。

②参见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“代州”“营州”“黔州”“兰州”“广州”“桂州”“安南都督府”相关沿革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7年,第190-191、288-289、763-767、1010、590-593、727-731页。

③岑仲勉虽指出《旧志》“旧领”之数即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之数,但认为系“据《括地志》转录之数”(岑仲勉:《〈旧唐书·地理志〉“旧领县”之表解》,原刊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本上,1948年,今据《岑仲勉史学论文集》,第562-588页)。日野開三郎与黄约瑟均认为“旧领”资料年份是贞观十三年,不过未明确与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的关系(日野開三郎:《唐·贞观一三年の戸口统计の地域的考察》,《东洋史学》第24号,1961年9月,第1-24页;黄约瑟:《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户口考》,《唐代研究论集》第三辑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92年,第627-693页)。翁俊雄则指出《旧志》“旧领”资料出自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(翁俊雄:《唐初政区与人口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0年,第23-34页;翁俊雄:《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》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5年,第13-18页)。

④详参刘安志:《〈括地志〉与〈坤元录〉》,《历史地理》第28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年;刘安志:《关于〈括地志〉辑校的若干问题》,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29辑,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,2013年。今据氏著《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343-381页。

创造了条件。该残卷保存了《括地志》“卷第一百廿三河南部·兖州三·瑕丘县·曲阜县上”(本卷前部残缺)与“卷第一百廿四河南部·兖州四·曲阜县下”(本卷后部残缺)逸文。从今存文字来看,《括地志》在建置沿革之后对余下部分都有明确的分类,且以小字系于正文之上,分为山原、川谷、薮泽、城郭、郊庙、泮宫、宫室、庠序八类^①。《括地志(残卷)》曲阜县前存有四行文字,为瑕丘县“五祢冢”之内容。金程宇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“曲阜县”有“孔子墓”,指出“孔子墓”当为《括地志》条目所有,亦证残卷末当为“墓塚”一类^②。由此不难发现,《括地志》的撰书思想内含求古、求博,力图网罗文献进行系统整理,即《新唐书》李泰本传提到的《括地志》重“翻缉疏录”^③。《玉海》更进一步引太宗诏,称《括地志》“博采方志,得于旧闻,旁求故老,考于传信”^④。这与旨在描绘当朝地理形势的《旧志》的编纂主旨有异。

即便是《旧志》文字最可能与《括地志》发生重合的建置沿革也不尽相同。《旧志》:

曲阜 隋县。贞观元年省,八年复置。^⑤

《括地志(残卷)》卷一二三《河南部·兖州三·曲阜县上》:

曲阜 随旧县治也。

武德五年罢鲁郡置兖州,而曲阜县属焉。曲阜,本汉鲁县,即春秋之鲁国伯禽所都。其地古炎帝之虚也。皇甫谧《帝王纪》云:“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”,是也。又云: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,后徙曲阜。”又云:“少昊邑于穷桑,以登帝位,都曲阜。颛顼始都穷桑,徙商丘。穷桑在鲁北,或云穷桑即曲阜也。”案:此又为大庭氏之故国。《春秋左氏传》:昭十八年,宋、卫、陈、郑灾。梓慎登大庭氏库以望。杜预注云:“大庭氏,古国名,在鲁城中。其库高显,故登以望气也。”臣泰案:《帝王纪》女娲氏没,有大氏没有大氏(引者按:此处文句系传抄讹误,当为“有大庭氏”),然大庭则在炎帝之前,国也,故此有库。又是商奄之地。《春秋左氏传》:定公四年,成王国(引者按:“国”系“因”字之讹,其后脱“商”字)

①郭涛:《从宫内厅书陵部藏“残卷”管窥〈括地志〉的原貌及相关问题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9年第2辑,第129-139页。

②金程宇:《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〈括地志〉残卷跋》,张伯伟主编: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2辑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521页。

③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八〇《太宗诸子·濮恭王泰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3570页。

④王应麟:《玉海》卷十五《地理·地理书》,广陵书社,2003年,第288页。诏文参见宋敏求编: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四〇《魏王泰上括地志赐物诏》,商务印书馆,1959年,第189页。

⑤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46页。

奄之人,命禽而封之少昊之虚。杜预注云:“少昊之墟,曲阜鲁城,今之鲁县也。”《传》又曰:“周有商奄。”杜预注云:“二国皆嬴姓。”《释例》云:“奄商二国,宝(引者按:当作“实”)一国也。”《史记》:汉初,《礼经》出于鲁奄中。张华云:鲁奄里,即奄国之地也。司马彪《续汉郡国志》云:鲁,故奄国,有大庭氏之子库,有阙里,孔子所居也。《史记》曰:“武王即位,封周公于少昊之虚曲阜,为鲁公。周公不就封,留佐武王,而使伯禽之鲁。”又云:“始皇廿三年,以鲁为薛郡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改薛郡为鲁国,而鲁县属焉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鲁县有奄国,有大庭氏库,属国不改。今案:大庭氏库在鲁城中,县治之东百五十步。^①

据此可知,《括地志》断限虽在贞观十三年,但载曲阜沿革详于先秦而止于武德。而《旧志》所载曲阜的沿革情况直至贞观八年,明显不可能抄自《括地志》。翁俊雄认为《括地志》以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“所列州县建置为纲,将搜集的州县沿革、山川河流、物产风俗、历史遗迹、人物故实等加以考订,系于州县条下”^②,大概可得其实。而《旧志》“今督”当系直接抄掇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的痕迹。

《旧志》“今督X州”与“旧领县”文字互为表里,出自同一史源。甚至有理由相信,在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成书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,其州序表述中含有“今督X州,今领县X”。只是后续修撰过程中新增“天宝领县”这部分文字,为示时代先后,才将“今领县”改为“旧领县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旧志》部分都督府州序中还有天宝后“督X州”的文字。比如黔州州序记载“天宝元年,改黔州为黔中郡,依旧都督施、夷、播、思、费、珍、溱、商(“商”为“南”之误,校记已指出)九州”^③,凉州州序记载“天宝元年,改为武威郡,督凉、甘、肃三州”等^④。此部分记载于义例不合。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后,黔州改称黔中郡,《旧志》“黔州”州序在“依旧都督”下应列郡名而非州名。其所督施、夷、播、思、费、珍、溱、南9州以及脱漏的涪州分别改称清江郡、义泉郡、播川郡、宁夷郡、涪川郡、夜郎郡、溱溪郡、南川郡、涪陵郡。同理,凉州州序正确的记载方式应是“督武威、张掖、酒泉三郡”。唐代史臣,至少天宝时期的史臣不当忽视这种义例。如临州州序记载:“下都督府 天宝三载,分金城郡置狄道郡。乾元元年,改为临州都督府,督保塞州,

①《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〈括地志〉残卷(影印)》,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2辑,第495-498页。

②翁俊雄:《唐初政区与人口》,第29页。

③缺“涪州”,当共计“十州”。参见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765页。

④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,第1620、1640页。

羈縻之名也”^①,其记临州沿革不仅遵循天宝时期郡县义例,而且恪守自天宝“三载正月丙申,改年为载”^②的纪年义例。由此反观《旧志》天宝以后“督X州”的文字,当是不明天宝义例的后世史臣之作。

二、“今收管”

《旧志》中“今收管”的记载仅见一例,却具有非常明确且不同于其他含“今”文字类型的有效时间。《旧志》记载:

鄯州下都督府 隋西平郡。武德二年,平薛举,置鄯州,治故乐都城。贞观中,置都督府。天宝元年,改为西平郡。乾元元年,复为鄯州。上元二年九月,州为吐蕃所陷,遂废。所管鄯城三县,今河州收管。^③

肃宗上元二年(761)^④,鄯州为吐蕃所破,州废。其湟水、龙支、鄯城三县改隶河州。广德元年(763)七月,河州又陷于吐蕃^⑤,未再复置。

咸通二年(861)升归义军押蕃落使所领羈縻鄯州为鄯州,复置湟水、龙支、鄯城三县。鄯州建制从此保持到唐末^⑥。《旧志》未载此段史事,表明《旧志》该部分文字形成时史臣并不清楚鄯州陷没吐蕃后又复置的情况。《旧志》也未记载河州广德元年陷于吐蕃,说明《旧志》陇右道这一部分文字记事截止代宗宝应时期(762-763)。对于广德元年七月陇右整体失陷于吐蕃之后的情况,《旧志》未做系统更新。

①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,第1634页。

②《新唐书》卷五《玄宗纪》,第144页。《旧唐书》卷九《玄宗纪下》作“丙辰”(第217页),误。参见《唐大诏令集》卷四《改天宝三年为载制》,第22页。

③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,第1633页。

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作“宝应元年”(李吉甫撰,贺次君点校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九《陇右道上·鄯州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992页),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(第1633页)、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(第1041页)、《太平寰宇记》(乐史撰,王文楚点校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五一《陇右道二·鄯州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923页)均作“上元二年”。参见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1009页。

⑤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作“宝应元年陷于西蕃”(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九《陇右道上·河州》,第989页),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纪》记广德元年七月“吐蕃大寇河、陇,陷我秦、成、渭三州,入大震关,陷兰、廓、河、鄯、洮、岷等州,盗有陇右之地”(第273页)。按:宝应二年七月壬子改元广德,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。疑《元和志》“宝应元年”系“宝应二年”之误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谓河、鄯于宝应二年一并沦陷,盖“鄯州”寄治河州之故。

⑥郑炳林:《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》,《历史地理》第15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9年,第56-73页。

因此,郛州州序“今河州收管”的撰写年代就是上元二年九月之后、广德元年七月之前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之内。

三、“今领(管)县”

“今领(管)县”是《旧志》中被研究最详的含“今”文字。翁俊雄提出“《旧志》中‘今领’系指唐末领”^①,文媛媛进一步指出“今领县”时间当在大中后至光启三年之间^②。仔细阅读《旧志》及其他地志发现,前贤的分析虽基本正确,但犹有未尽之处。这类文字缀在州序记沿革最末,显系“天宝领县”之后的地理形势。而《旧唐书》在后晋开运二年(945)六月全书修成进上^③,“今领(管)县”时间的下限定是在该年之前。为了进一步提高“今领(管)县”时间的精确性,现将《旧志》含“今领(管)县”的13州“今”所指的有效时间依次考辨如下:

(一)郛州“今领县十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)。

按:天宝十三年(754),以废济阳郡之阳谷、东阿、卢、平阴、长清来属,东平郡(郛州)领须昌、宿城、巨野、郛城、寿张、阳谷、东阿、卢、平阴、长清10县。贞元四年(788)^④改宿城为东平县。贞元十四年(798),割兖州中都县来属,郛州领须昌、东平、中都、巨野、郛城、寿张、阳谷、东阿、卢、平阴11县。贞元十七年(801),长清改隶齐州,郛州领10县^⑤。大和四年(830),改东平县为天平县。六年(832),省天平县、平阴县,郛州领8县。开成二年(837)

①翁俊雄:《各地志所载唐开元、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、系年和校勘》,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7年第3期,第25-34页。

②文媛媛:《新旧〈唐书·地理志〉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——从州县建置的角度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3期,第240-245页。

③薛居正: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四《晋书·少帝纪四》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1108页。

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作“贞元三年”(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《河南道六·郛州》,第258页),《唐会要》作“乾元元年”(王溥:《唐会要》卷七〇《州县改置上》,中华书局,1955年,第1256页),今依两《唐志》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43页;《新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二》,第992页)、《太平寰宇记》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三《河南道十三·郛州》,第251页)。

⑤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“卢县”条云济州废时“卢、长清、平阴、东阿、阳谷等五县并入郛州”,则天宝十三年前济州领有5县,与《通典》“济阳郡(济州)”所列县目相符(《通典》卷一八〇《州郡十》,第4753页)。但《旧志》“齐州·长清”、《元和志》“齐州·长清”均记载,长清在贞观十七年已改隶齐州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52页;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《河南道六·齐州》,第279页)。两说定有一误。经考证,《旧志》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“贞观”当是“贞元”之误。

复置平阴县,郢州领9县。天祐二年(905),改郢城县为万安县^①。

郢州“今领县十”的有效时间为天宝十三年至贞元十四年(754-798)、贞元十七年至大和六年(801-832)。

(二)泗州“今领县三:临淮、涟水、徐城。其虹县割隶宿州,宿豫(预)、下邳隶徐州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)。

按:临淮郡(泗州)“天宝领县六”:宿豫(预)、涟水、临淮、徐城、虹、下邳。宝应元年(762),割宿豫(预)县隶徐州,泗州领5县。建中二年(781),割楚州盱眙县来属,泗州领6县。元和元年(806),割盱眙县隶楚州^②。四年(809),割虹县隶宿州,下邳隶徐州,泗州领临淮、徐城、涟水3县。长庆元年(821),以废宿州虹县来属。大和七年(833),复割虹县隶宿州,泗州领临淮、徐城、涟水3县。约南唐保大十四年(后周显德三年,956)泗州被后周攻陷,于涟水县置涟州^③。至此泗州领临淮、徐城2县,直至北宋建隆四年(963)招义县来属^④。

泗州“今领县三”的有效时间为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(809-821)、大和七年至后晋末年(833-945)。

(三)齐州“今管县六,并三县也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)。

按:济南郡(齐州)天宝年间领历城、全节、章丘、亭山、丰齐、禹城、临邑、临济8县。贞元十七年(801)割郢州长清县来属,齐州领9县。元和十五年(820),省全节、亭山、丰齐三县,齐州领6县。大和二年(828),割德州平原、平昌、归化3县来属。三年(829),割平原、平昌二县还隶德州^⑤。四年(830),省归化县^⑥。齐州再度领6县。至宋初齐州领县未更^⑦。

齐州“今管县六”的有效时间为元和十五年至大和二年(820-828)、大和四年至后晋末年(830-945)。

(四)淄州“今管县四,并济阳入高苑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)。

按:武德四年(621)淄州归唐,领淄川、长白、莱芜3县。六年,废长白、莱芜2县。八年,以废邹州之长山、高苑、蒲台3县来属^⑧。贞观元年(627),以废谭州之邹平县来属。贞观六年(633),省蒲台县。七年复置蒲台县。贞

①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三《河南道十三·郢州》,第247页。

②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九《河南道五·泗州》,第231页。

③李晓杰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五代十国卷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659页。

④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六《河南道十六·泗州》,第310页。

⑤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18页。

⑥《唐会要》卷七〇《州县改置上》,第1254页。

⑦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九《河南道十九·齐州》,第381页。

⑧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54页。

观十七年(643),割蒲台县隶棣州^①。景龙元年(707)置济阳县^②。淄川郡(淄州)天宝领淄川、长山、济阳、邹平、高苑5县。天宝后,割兖州莱芜县来属。贞元四年(788),莱芜县还隶兖州^③。元和十五年,省济阳县^④,淄州领淄川、长山、邹平、高苑4县,直至宋初^⑤。

淄州“今管县四”的有效时间为元和十五年至后晋末年(820-945)。

(五)洺州“省清漳、洺水。今领县六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)。

按:贞观十三年,洺州领永年、洺水、平恩、清漳、肥乡、邯郸、武安、临洺、鸡泽、曲周10县^⑥。天宝领县不变。永泰元年(765)六月割邯郸、武安2县隶磁州。会昌三年(843)省清漳、洺水2县^⑦,洺州领6县。直至宋初洺州领县未变^⑧。

洺州“今领县六”的有效时间为会昌三年至后晋末年(843-945)。

(六)镇州“今领县十一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)。

按:常山郡(恒州)“天宝领县九”:真定、九门、藁城、石邑、灵寿、行唐、井陘、平山(天宝十五载更名房山)、鹿泉。大历三年(768),割赵州栾城县(天祐二年更名栾氏)、定州鼓城县来属,割行唐、灵寿二县隶洺州。大历九年(774)洺州废,行唐、灵寿二县还属^⑨,恒州始领11县。元和十五年,改为镇州。约后唐同光元年(923),赵州元氏县、深州束鹿县来属,直至清泰三年(936)十一月镇州领13县。后晋时,冀州堂阳县来属。至此镇州领14县。后晋天福七年(942)正月,镇州改称恒州^⑩。

镇州“今领县十一”的有效时间为大历九年至约同光元年(774-约923)。

(七)易州“今领县六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)。

按:《旧志》易州县目有易、容城、遂城、涑水、满城、五回6县。“五回”下

①《新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二》,第995页。

②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九《河南道十九·淄州》,第375页。

③《唐会要》卷七〇《州县改置上》,第1254页。参见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366、424页。

④《新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二》,第994页。

⑤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九《河南道十九·淄州》,第375页。

⑥参见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240页。该书指出《旧志》记洺州“旧领县七”,“七”为“十”之误,极是。

⑦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,第1498页。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14页。

⑧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五八《河北道七·洺州》,第1190页。

⑨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15页。

⑩李晓杰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五代十国卷》,第494-495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一《河北道十·镇州》,第1247页。

有释文:“开元二十三年(735),刺史卢晖奏分易县置城于五回山下,因名之。二十四年,迁于五公城。晖又奏置楼亭、板城二县。天宝后废。”^①易州州序所谓“天宝领县八”,即在六县基础上加上“楼亭、板城二县”。关于两县之废,两《唐志》、《寰宇记》均作“天宝后”^②,当与天宝末年为安史之乱所扰有关。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将废县时间“姑定于乾元元年”^③。不过,考虑到乾元年间河北战场尚在拉锯,唐廷不可能对河北州县作出除名义外的具体调整。《通典》记载“肃宗乾元三年,见到帐百六十九州”^④,缺失的百馀州有相当部分处于史氏燕国控制下或朝叛拉锯中。更确切地说,唐廷平定安史之乱、再次掌握河北版籍时,废县已经发生,《旧志》只是追记天宝末年的既成事实。唐末,涑水、五回省入易县^⑤。后周显德六年(959),容城割隶雄州^⑥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,以遂城置威虏军^⑦。

易州“今领县六”的有效时间为宝应二年(安史之乱结束之年)至唐末(763—约907)。

(八)瀛州“今领县五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)。

按:河间郡(瀛州)天宝领河间、博野、高阳、束城、平舒、乐寿6县。永泰元年(765),割博野、乐寿2县隶深州^⑧。大历七年(772),割沧州景城县来属。贞元二年(786)景城县隶景州^⑨。元和十年(815),复割深州博野、乐寿二县来属^⑩。至此,瀛州领河间、博野、高阳、束城、平舒、乐寿6县。大和四

①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,第1513页。

②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19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七《河北道十六·易州》,第1356页。

③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216页。

④《通典》卷七《食货七·历代盛衰户口》,第153页。

⑤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八《河北道三·易州》,第515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七《河北道十六·易州》,第1357页。

⑥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七《河北道十六·雄州》,第1363页。

⑦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八《河北道十七·威虏军》,第1381页。

⑧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,第1506页。

⑨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:“大历七年复旧(属瀛州)。”(第1020页)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八《河北道三·景州》:“贞元二年,于弓高县重置……管县五:弓高,南皮,景城,东光,临津。”(第520页)

⑩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20页。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一九《王承宗绝朝贡敕》:“博野、乐寿之郊,本范阳管界,刘总自授朝寄,常罄公忠,既有继于能劳,则宜仍于旧服。其博野、乐寿两县,并却赐刘总收管。”(第630页)刘总时为瀛州刺史。

年(830),又割景州景城县来属^①,瀛州领河间、博野、高阳、束城、平舒、景城、乐寿7县。景福二年(893),割博野、乐寿2县隶深州^②,瀛州始领5县。后周显德六年(959)置霸州,割平舒隶焉,改名大城。瀛州领4县^③。

瀛州“今领县五”的有效时间为大历七年至贞元二年(772-786)、景福二年至后晋末年(893-938)。

(九)幽州“今领县九”(《旧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)。

按:天宝元年(742),幽州改为范阳郡,置广宁县,改雍奴县为武清县、会昌县为永清县。三载,省广宁县,范阳郡领蓟、潞、武清、安次、永清、固安、归义、范阳、良乡、昌平10县^④。至德后,复置广平县。大历四年,割范阳、归义、固安三县隶涿州。建中二年(781),置幽都县^⑤。至此,幽州领蓟、幽都、潞、武清、安次、永清、良乡、昌平、广平9县。唐末,省广平县^⑥。

幽州“今领县九”的有效时间为建中二年至唐末(781-约907)。

(十)处州“今县六”(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)。

按:缙云郡(括州)“天宝领县五”:括苍、缙云、青田、松阳、遂昌。乾元二

①《旧唐书》(卷三九《地理志二》,第1514页)、《太平寰宇记》(卷六六《河北道十五·瀛州》,第1345页)均记景城大中后割属瀛州。然而,《新唐志》(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“后隶景州,寻又来属”,第1020页)与《太平寰宇记》瀛州州序(卷六六《河北道十五·瀛州》,第1340页)均记载景城自景州来属。大和四年景州州废,至景福元年方复置,大中时无景州。疑景城于大和四年景州废州时县还本属,《太平寰宇记》记“大中”乃“大和”之误。

②《旧唐书》卷一八〇《李匡威传》记景福二年“匡威军至博野,匡筹乃据城自为节度。匡威部下闻之,亡归者半。匡威退无归路,将入觐京师。时匡威留于深州”,“是岁,匡筹出师攻镇之乐寿,武强以报耻”(第4682、4683页)。“镇”指镇冀节度使,时领镇、冀、赵、深四州。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据此推断博野、乐寿是年复隶深州(第262页)。其说可从。

③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六《河北道十五·瀛州》,第1340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七《河北道十六·霸州》,第1368页。

④《通典》卷一七八《州郡八》范阳郡有广宁县,共11县(第4690页)。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蓟县:“天宝元年析置广宁县,三载省。”(第1019页)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推断“按两《唐志》载天宝初范阳郡又有广平县之目,两县沿革相同,则判断‘广宁’为‘广平’之初名,乾元后重置县,乃改为广平”(第210页),其说可从。

⑤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三》,第1019-1020页。

⑥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九《河北道十八·幽州》“领县八:蓟,幽都,良乡,永清,安次,武清,潞,昌平”(第1394页),无“广平”。尹钧科《北京历代建置沿革》云:“广平县于唐末已废,刘仁恭析蓟县置玉河县,以供经营大安山之需这一事实,隐约透露着广平县不复存在的信息。”(北京出版社,1994年,第118页)今依其说。

年(759)越州刺史独孤峻(《旧志》作独孤屿)奏置龙泉县,至此括州领6县。大历十四年(779)改括州为处州,括苍县改称丽水县。后梁开平四年(吴越天宝三年,910)松阳县改称长松县^①,后晋天福四年(939)长松县又改称白龙县^②。直至宋初,处州领6县不变^③。

处州“今县六”的有效时间为乾元二年后至晋末年(759-945)。

(十一)宣州“今县十”(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)。

按:宣州在天宝以后政区变动剧烈,今《旧志》下列县目与“天宝领县”相去甚远,在此需要详细回溯宣州领县的沿革情况。宣州“旧领县八”:宣城、绥安、泾、秋浦、南陵、当涂、溧水、溧阳^④。天宝元年,宣州改宣城郡,置青阳县。至此,宣城郡领宣城、绥安、宁国、泾、太平、秋浦、青阳、南陵、当涂、溧水、溧阳11县。州序作“天宝领县九”,或以天宝三载前版籍为据,或因永泰元年后秋浦、青阳割隶池州而被改动。至德二载(757)改绥安县为广德县,割溧水、当涂县隶江宁郡。乾元元年(758),割溧阳县属昇州,二年,溧阳县还属宣州。是年复割溧阳县属昇州。肃宗上元元年(760),割溧阳县来属。是年复割溧阳县属昇州。宝应元年,昇州废,当涂、溧水、溧阳3县还属。宝应二年(763),析太平县置旌德县。永泰元年(765)割秋浦、青阳2县隶池州,省太平县。大历中(约772)复置太平县。其后宣州领10县^⑤。光启三年(887)割溧水、溧阳2县隶昇州,宣州领8县直至唐末^⑥。

①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九《江南东道十一·处州》,第1983、1984页。

②《五代史记注》卷六〇下引《吴越备史》:“天福四年八月戊申,白龙见处州长松县,改为龙泉县。”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291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09页)“龙泉”系“白龙”之误。

③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六《江南道二·处州》,第624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九《江南东道十一·处州》,第1982页。

④郭声波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,第566页。

⑤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八《江南道四·宣州》,第681页。

⑥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三《江南西道一·宣州》,第2046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五《江南西道三·太平州》,第2078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三《江南西道一·广德军》,第2052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〇《江南东道二·升州》,第1792、1793页。王象之撰,李勇先校点:《舆地纪胜》卷十七《江南东路·建康府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769-772页。另,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二七《南直九》“池州铜陵县”记唐末曾置义安县(中华书局,2005年,第1339页),时地属宣州。然查唐宋地志,未(转下页)

宣州“今县十”的有效时间是大历中至光启三年(约772-887)。

(十二)虔州“今县七”(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)。

按:天宝元年虔州改南康郡,南安县改为信丰县。南康郡领赣、虔化、南康、雩都、信丰、大庾6县。贞元四年(788)八月四日,置安远县,至此虔州领赣、雩都、虔化、安远、信丰、大庾、南康7县^①。直至南唐保大十年(952)析雩都县置瑞金县、析虔化县置石城县、析南康县置上犹县、析信丰县置龙南县,此后虔州领11县。入宋后,虔州领13县^②。

虔州“今县七”的有效时间为贞元四年至后晋末年(788-945)。

(十三)道州“今领县五”(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)。

按:天宝元年,道州改为江华郡,改唐兴县为延唐县、永阳县为永明县、营道县为弘道县^③。至此江华郡领弘道、延唐、江华、永明4县,合《旧志》州序“天宝领县四”。大历二年(767),湖南观察使韦贯之奏请析延唐县置大历

(接上页)见唐末宣州置义安县的明确记载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五《江南西道三·池州》,第2089页;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三《江南西道一·宣州》,第2049页;欧阳忞撰,李勇先、王小红校注:《舆地广记》卷二四《江南东路·池州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3年,第695页)。唐末置义安县的明确记载,明代始见。李士元修,沈梅纂《嘉靖铜陵县志》卷一《地理篇·历代沿革》:“唐置江南西道,改宣郡为宣州。僖宗文德元年(888)秋八月,杨行密袭宣州,进兵铜官。铜官之名始见于史。唐末分南陵县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丰资、归化五乡,置义安县,治在顺安镇,属宣州。五代铜地俱为宣州义安县。南唐保太(大)九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,移于今之江浒,即古之铜官镇也,地属昇州。宋置江南东道。开宝七年,曹彬伐南唐。闰十月,曹彬败唐于铜陵县。铜陵之名始见于史。属池州。”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·嘉靖铜陵县志》,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,叶三至四);王崇纂修《嘉靖池州府志》卷一《舆地篇》载铜陵县“唐末分南陵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丰资、归化置义安县于顺安镇,寻废为铜官治。南唐保大九年,改义安为铜陵县,徙铜官镇属昇州。宋开宝七年改属池州”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·嘉靖池州府志》,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,叶三)。或是唐末军阀混战、各自为政,杨行密据有义安县地并置县非唐廷意志。明代《铜陵县志》《池州府志》之说当有所据,可以信从。

①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八《江南道四·虔州》,第672页。

②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八《江南西道六·虔州》,第2173页。

③两《唐志》作“天宝元年”(《旧唐书》卷四〇《地理志三》,第1616-1617页;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五》,第1072页)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作“天宝六年”(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九《江南道五·道州》,第713页;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六《江南西道十四·道州》,第2343页)。

县。此后道州领 5 县未变^①,直至北宋乾德二年(964)大历县并入宁远县^②。

道州“今领县五”的有效时间为大历二年至后晋末年(767-945)。

综上所述,各州“今领(管)县”成立的有效时间分别是:郢州(754-798)及(801-832)、泗州(809-821)及(820-945)、齐州(820-828)及(830-945)、淄州(820-945)、洺州(843-945)、镇州(774-约 923)、易州(763-约 907)、瀛州(772-786)及(893-938)、幽州(781-约 907)、处州(759-945)、宣州(约 772-887)、虔州(788-945)、道州(767-945)。然而,考出的各州“今领(管)县”有效时间区间却无共同交集。这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,因为以行文位置和文气来看,“今领(管)县”写作系同一时期的产物。那么,是否某(或某些)州“今领(管)县”成立的有效时间区间有误呢?

首先值得分析的是“今领(管)县”有效时间区间最早、与他州有效时间区间交集最少的郢州。查看《旧志》各州“今领(管)县”数量与开列的县目有明确的对应关系,如下表所示^③:

序号	府州	“今领(管)县”数量	《旧志》开列县目	是否相符
1	郢州	10	9 县:寿张、郢城、钜野、须昌、卢、平阴、东阿、阳谷、中都	否
2	泗州	3	3 县:临淮、涟水、徐城	是
3	齐州	6	7 县:历城、章丘、亭山、临邑、长清、禹城、临济	否
4	淄州	4	4 县:淄川、长山、高苑、邹平	是
5	洺州	6	6 县:永年、平恩、临洺、鸡泽、肥乡、曲周	是
6	镇州	11	11 县:真定、裡城、石邑、九门、灵寿、行唐、井陉、获鹿、平山、鼓城、栾城	是
7	易州	6	6 县:易、容城、遂城、涑水、满城、五回	是
8	瀛州	5	5 县:河间、高阳、平舒、束城、景城	是
9	幽州	9	9 县:蓟、幽都、广平、潞、武清、永清、安次、良乡、昌平	是
10	处州	6	6 县:丽水、松阳、缙云、青田、遂昌、龙泉	是
11	宣州	10	10 县:宣城、当涂、泾、广德、溧阳、溧水、南陵、太平、宁国、旌德	是

①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九《江南道五·道州》,第 712 页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六《江南西道十四·道州》,第 2342 页。

②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六《江南西道十四·道州》,第 2344 页。

③表据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整理。

续表

序号	府州	“今领(管)县”数量	《旧志》开列县目	是否相符
12	虔州	7	7县:赣、虔化、南康、雩都、信丰、大庾、安远	是
13	道州	5	5县:弘道、延唐、江华、永明、大历	是

除了郢州,仅有齐州“今领县”数量与开列县目不符。事实上,齐州之所以出现蹊跷,是文本分离不当所致。《旧志》“齐州·历城”条云:

历城 汉县,属济南郡。旧志有平陵县。贞观十七年,齐王佑起兵,平陵人不从顺,遂改为全节。元和十年^①正月,以户口凋残,并全节入历城县。

《旧志》“齐州·长清”条云:

长清 隋置,属济州。贞观十七年,属齐州。旧志有丰齐县,古山在邑也。天宝元年改为丰齐。元和十五年,以户口凋残,并入长清县。^②上引两条材料不约而同出现“旧志”这个名称,提示《旧志》从“旧志”脱胎而来。从行文上可以看出,《旧志》修撰者为图省事,直接将“旧志”中的平陵、丰齐两条分别缀在历城和长清条之后,仅在句首冠以“旧志有”三字。

《旧志》记亭山县“元和十五年,以户口凋残,并入章丘县”,与废入历城的平陵、废入长清的丰齐同在元和年间省并的。考虑到《旧志》中“亭山”条紧接在其后来并入的“章丘”条之后,笔者推断当是《旧志》修撰者在合并两条材料时,未像叙平陵、丰齐沿革一般冠以“旧志有”三字,而是直接将两条缀合为一条。后人缺乏有效的文字提示,在分篇断句时又将合在同一县目下的两条材料拆分,所以导致亭山在明代闻人诠刻本之后的各种《旧唐书》版本中仍独立成条进行叙述^③。这一推断得到来自“齐州”州序的证明。“齐州”州序末句“今管县六,并三县也”,平陵、丰齐加亭山正满足“并三县”之数^④。

①此处记载“十年”有脱漏,当为“十五年”。据《旧唐书》卷十五《宪宗纪》,元和十五年全节与丰齐等县一齐省并(第471页)。

②《旧唐书》卷三八《地理志一》,第1451、1452页。

③刘昉等:《百衲本旧唐书》,影印商务印书馆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4年,第409页。《百衲本二十四史·旧唐书》“地理志”部分影印自明代闻人诠刻本,闻刻本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是现存《旧志》的最早版本。据岑仲勉考证,闻刻本所据宋刻本主要为南宋“越州刻本”(岑仲勉:《唐史馀沈》卷四《杂述·宋版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236-237页)。

④《旧志》未记载齐州大和以后发生的属县变动情况。大和二年来属的平原、平昌、归化3县中,平原、平昌后又还属而未省并。由此二点,表明“并三县”只是史臣根据元和时期的新变化对旧有版籍情况作出说明。“今管县六”虽合唐末之情状,实则省略了中间之过程。

排除齐州后,“今领(管)县”数量与县目不合的只有郓州。今查《百衲本旧唐书》(据闻人本)“郓州”开列县目中,尚有另一“须昌”县,位于今中华点校本所据岑建功惧盈斋刻本列出的九县之前^①。而后一须昌县(即今中华本所见的“须昌”)所记乃宿城县沿革,原名应是“宿城”,历经多次改名,终废入须昌,却仍保留在《旧志》县目中。清代沈炳震因闻人本两“须昌”重出,遂误删前一须昌县^②。此点虽经王鸣盛指出^③,但殿本、岑刻本仍采沈炳震之说。明乎此,可知郓州州序记载今领县“十”为多记“须昌”一县所造成,其“今领县九”的有效时间当相应调整为开成二年至后晋末年(837-945)^④。

解决完郓州的问题,另有瀛州(893-938)和宣州(约772-887)两州无法取得共同区间。两者之间,定有一误。根据上表分析可知,《旧志》编撰者追求“今领(管)县”数量与下文开列县目的统一。以此度之,宣州的疑问可以解开。《旧志》宣州县目中开列的溧阳、溧水2县,于光启三年割隶昇州。因昇州新置,《旧志》编撰者未再增开州目进行系统改写,故只能按照各县原先归属保留在各州县目中^⑤。排除掉宣州(约772-887)这个特例后,其余各州“今领(管)县”有效时间区间的交集为景福二年至唐末(893-约907)。由此判断,“今领(管)县”文字形成定是在唐王朝结束以后的五代时期。

正如上文分析“今督”时指出,“旧领县”乃据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修成的

①《百衲本旧唐书》,第406页。

②沈炳震撰,丁小鹤补正:《唐书合钞》卷五七《志三十三·地理二》,影印海昌查氏刊本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2年,第381页。

③王鸣盛撰,黄曙辉点校: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八〇《新旧唐书十二·新旧地理杂校误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1135-1136页。

④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三《河南道十三·郓州》“中都县”记载“后自郓复隶兖州,寻又复归郓焉”(第252页)。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唐代卷》据此推测中都县于时出入兖、郓之间(第423页),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五代十国卷》则推测中都县唐末别属兖州,直至后周广顺二年(952)十二月复隶郓州(第354页)。王溥《五代会要》卷二〇《州县分道改置》记载,“(济州)周广顺二年九月,以郓州巨野升为州,其地望为上,割兖州任城、金乡,郓州之中都等县隶之。至其年十二月,又割郓州郓城县隶之。中都县却隶郓州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328页),当与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载同属一事。《太平寰宇记》“自郓复隶兖州”,当为“济州”之误。如《五代会要》所载,郓州领有中都直至后周广顺二年九月。

⑤光启三年以润州之上元、句容,宣州之溧阳、溧水四县复置昇州(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五》,第1057页;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〇《江南东道二·昇州》,第1776页)。而在《旧志》中,溧水、溧阳仍列于宣州之下(第1602-1603页),上元、句容仍列于润州之下(第1584页)。

“贞观领县”(当时的“今领县”)情况。后来的史臣附加天宝时期的地理形势,“贞观领县”相对“天宝领县”遂成“旧领县”,“天宝领县”即当时的“今领县”^①。以目前所见《旧志》“今领(管)县”的记载推断,五代史臣原本计划对乾元后地理形势变化做系统更新,遂在“天宝领县”后附加“今领县”的记载。遗憾的是,由于对旧有州县框架改动困难,此项更新未全面完成。今《旧志》个别府州下所见“今领(管)县”,是当日计划实施未尽遗留下的痕迹,也是《旧志》文本不断递修的鲜明印记。

四、结语

杜希德(Denis Twitchett)曾对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序言的文本进行过层析,发现《旧志》序言文字并非出自一人手笔,而是由多个时代的史臣文字合成^②。《旧志》的正文文本同样如此。综上考察发现,《旧志》含“今”的三类文字成立的有效时间分别是贞观十三年至永徽元年(639-650)、上元二年九月至广德元年七月(761-763)、景福二年至唐末(893-约907)。由此可知:其一,《旧志》文本乃复合而成,从含“今”文字来看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史臣的不断递修;其二,每次修撰时后代史臣未对前代史臣撰写的文字进行彻底改写,以致今所见《旧志》文本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修撰信息。

随着近年来对于正史本身及相关制度的研究日趋深入,正史文本的形成过程正在慢慢浮现。其中关于《旧唐书》文本的研究,在诸史中可谓成果最丰。当然,正史文本的形成和来源情况纷繁复杂,相关旧疑问的解开不意味着议题的终结,不断出现的新疑问尚未有明确答案^③。作为《旧唐书》的一部分,关于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文本的形成及史源仍需作更仔细深入的探讨。

本文初稿曾提交“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”第25期报告,先后得到陈志远、罗凯、黄楼、聂顺新、张端成等师友的批评指正,谨致谢忱!

【作者简介】葛洲子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历史地理学、中国古代史。

①《旧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四》记载阆州“今领县九”(第1672页),出现在天宝户、口文字前,意即“天宝领县九”。此盖是“旧志”记载“天宝领县”之原貌。

②杜希德著,黄宝华译:《唐代官修史籍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,第202-203页。

③唐雯:《〈旧唐书·高宗纪〉“东宫诞育弥月”条与唐国史史源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7年第2期,第368页。唐雯:《〈旧唐书〉列传史源辨析之一——以传世传记类材料为中心》,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第八卷,中西书局,2020年,第17-36页。